

绞刑架山的怪影

〔德〕 蕾吉娜·鲁施/著 陈可乐/译



明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 晨

装帧设计：曹 飞

封面绘画：田 哲

ISBN 7-5332-3697-1



9 787533 236977 >

定价：9.50 元

恐怖俱乐部

绞刑架山的怪影

刘海栖 / 主编

[德] 蕾吉娜·鲁施 / 著

陈可乐 / 译



明天出版社

丛书名 恐怖俱乐部
书 名 绞刑架山的怪影
著 者 [德]蕾吉娜·鲁施
译 者 陈可乐
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 话 (0531)2060055—4710
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邮编 253006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mm 32 开
印 张 6.125
千 字 85
I S B N 7-5332-3697-1/I·918
定 价 9.50 元

Die Schatten vom Galgenberg by Regina Rusch

Copyright © 1999 by Arena Verlag GmbH, Wuerzburg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Arena Verlag GmbH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绞刑架山的怪影/(德)鲁施著;陈可乐译.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02.2

(恐怖俱乐部)

书名原文: Die Schatten von Galgenberg by Regina Rusch
ISBN 7-5332-3697-1

I. 绞... II. ①鲁...②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877 号

恐怖俱乐部

内容提要

莱昂的小伙伴劳拉因为父亲失业的缘故搬到另一个城区去了，走后留下来的空房子里出现了一些可怕的影子。没有任何光源，没有任何实物，这些影子也照样能存在，它们只要完全覆盖住谁的影子，谁就成了它们的牺牲品。原来附近的芦苇山从前又名绞刑架山，山上就是处决罪犯和埋葬尸首的地方。最后，莱昂和劳拉凭着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这些可怕的影子，将它们重新埋葬。

恐怖俱乐部

目 录

第一章	
搬家	(1)
第二章	
被困	(11)
第三章	
劳拉	(27)
第四章	
在雾中	(38)
第五章	
新居	(49)
第六章	
诅咒	(59)
第七章	
与影子的斗争	(74)
第八章	
施威特菲格先生	(87)
第九章	
病驴子餐馆	(102)
第十章	
心肌梗塞	(114)
第十一章	
在绞刑架山上	(126)
第十二章	
葬礼	(137)



恐怖俱乐部

第十三章

法庭 (147)

第十四章

影子舞蹈家 (159)

第十五章

永恒的宁静 (171)

致读者 (187)



恐怖悬疑

第一章

搬 家

莱昂宁愿百叶窗是垂着的。他打开电脑，克制住自己不往窗外看去。电脑发出嗞嗞的信号，等待莱昂敲下确认键。显示器的屏幕一闪一闪，莱昂却没有注意它，他的目光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屏幕前扫过，投向窗外楼下的街道。

尽管天很冷，两个高大健壮的男子只穿着长袖衬衫，正从对门的房子里把一张笨重的桌子抬出来。他们抬着桌子穿过前院，穿过人行道，一直抬到街上。他们费力地把这件沉重的家具抬上一辆卡车，卡车的两扇门像一张巨大的嘴巴张开着，吞下这两个男人搬来的所有东西。

整天都是这副情形。卡车贪得无厌地吞下卷在一起的地毯，地窖里的架子梯子，用纸板捆扎好的灯具，拆卸开的橱柜。那栋房子——莱昂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住着的这幢房子一样——正把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吐出来。

毛手毛脚的家伙，莱昂想道，重重地敲下了确认





键。

这两个搬运工正把一个五颜六色的书架抬过庭院里的灌木丛。

“不！”莱昂跳了起来。对待劳拉的书架可要特别当心点，这个书架可是劳拉和他一起动手做的，不是很结实。这些搬运工正要把这个松动的书架送进卡车怪物的大嘴里去。

“停下！”莱昂心里想着，透过玻璃窗向外凝视。那个书架是没有后壁的。如果推它一下，它就会向另一侧倾斜过去，好像要散架的样子，就算是靠在墙上时也一样。现在它压根儿一点支撑物都没有。一个搬运工正粗暴地推搡着书架中段的木板。莱昂无助地将一只手压在窗玻璃上，叫喊道：“当心！”然后他感觉似乎听到了书架破裂时发出的噼啪声。

“笨蛋！”莱昂嘀咕道。那个搬运工人自然听不到莱昂的叫喊声，无所谓地耸耸肩，他的同伴把巨大的车门关上，插上插销。

莱昂听凭自己向转椅中倒去。他听到马达隆隆的轰鸣声，载重卡车开远了。莱昂把书桌上乱成一团的便条、铅笔和磁带推到一旁，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电脑上来。他机械地新建了一个文档。文档名：爸爸12.doc。该采用何种字体呢？无所谓，只要字体够大就



绞刑架山

行。莱昂不想写很长，至少现在不，今天不。这第十二封信是父亲出国搞装配的这三个星期来所写的最短的一封。

载重卡车马达的隆隆声还一直听得见。莱昂猛敲键盘，似乎它是对门搬家的罪魁祸首。右手食指，左手食指，左手，左手，右手。

芬特先生收急件！

你好，爸爸，劳拉刚刚搬走，对面的房子全搬空了，什么都没留下。你可千万不要像劳拉的爸爸那样失业！我可不愿从这里搬走。你的比利时老板能让你周末回家吗？如果办不到，我也能理解。重要的是你千万要保住饭碗！

你的莱昂

打印机总让人等得心急，一贯如此。莱昂迫不及待地信纸拉出来，跑到走廊上去。

“妈妈，”他喊道，“我发一份传真。”母亲正在底楼收拾盘子，哐哐地作响。

“快点，午饭做好了。我马上要出去。”她喊道。莱昂把信放进传真机，拨了号码。他趁拨号的空隙左右打量了一下他爸爸的书房。这间房收拾得非常干净，就像从来没有人在这里工作一样。

“饭好了！”妈妈的声音从楼下传来。





该死，莱昂想道。工地办公室的传真机一直占线。他又按了一下重拨键。

“喂，你到底在哪儿？”母亲不耐烦地问道，一边推门进来，走到他背后。线路终于有空了，传真机把信纸卷进去，又从另一头送了出来。妈妈把信拿了过去，读读莱昂写了些什么。

“差劲！”她嘀咕道，“他怎么会保不住工作呢？工程师总是很吃香的。”

莱昂把信叠起来，放进裤兜里。

“这点洛特也没想到。”他说。两人一边说，一边走进厨房，在餐桌边坐了下来。

“你说的是埃尔伯格先生，劳拉的父亲？”

莱昂点了点头。他知道，妈妈不是很欣赏洛特。

“他是个纺织工人。”她说道。

“他是个工程师，”莱昂加重语气地说，“和爸爸一样。”

“不是我笑他，”母亲笑着说道，“他大概都忘了，什么叫工作。失业整整三年了！这叫什么工程师。现在到处都在搞建设，他怎么还会找不到工作呢？”

莱昂思忖着是否该回答问题呢还是不要再继续争辩下去为妙。什么都不说肯定是最合适的方案。妈妈会再唠叨一会儿然后换个话题。



绞刑架上的怪影

“洛特五十一岁了，”莱昂说，“老板不想要年龄大的人。”

“不要老是说洛特，”母亲反驳道，“他叫埃尔伯格先生。”

莱昂有这样的感觉，母亲对埃尔伯格一家搬走这事好像很高兴。出于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她不太喜欢他们夫妇——洛特·埃尔伯格先生和琳达·埃尔伯格太太，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爱和别人拉家常，也许是因为他俩有时处世方式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比方说他们的院子，”莱昂的母亲嘲笑道，“我从没有见过这么乱糟糟的，到处杂草丛生。”

她更加不喜欢女孩劳拉，还有卢卡斯，那个十六岁的男孩。两人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邻里街坊对什么都直言不讳，什么都看不顺眼。这种莱昂很赞赏的行为方式，却被母亲称之为“狂妄放肆，叛性十足”。只有对小蕾娜，莱昂的母亲才终于有了夸奖的字眼。“多么讨人喜欢的小孩！多么可爱，天真无邪！”

莱昂对埃尔伯格一家充满同情，尽管生活并不总是那么顺利，但所有的人都很友善。

“如果没有工作你就只能算是半个人。”这是洛特老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如果没有了钱你就什么都不是。”卢卡斯有一



马特奥乐道

次补充道。他经常遭受缺钱的折磨,因为在他班上有一帮爱炫耀的人,早在别人注意到新品上市之前就把最新的音乐唱片和最棒的经典收藏都囊为己有了。谁要是跟不上潮流,就马上被甩到后面去了。

“你的劳拉现在总该要节约一点了。”莱昂的妈妈想听一听莱昂的意见。

你的劳拉,这听起来像什么!莱昂把盘子里最后一个土豆慢慢碾碎。

“劳拉三年前就知道节约了。”莱昂咕哝了一句。

“我指的是空间上的,”莱昂的妈妈补充道,“埃尔伯格一家的新房有多大?”莱昂思忖,为什么母亲想要知道这个。肯定不是出于同情,也许是为了饭后谈资,如果有人问起她邻居搬家的事,她好有话说。为什么他母亲不能像劳拉的母亲琳达一样?如果琳达提一个问题,她是真正想知道为什么。

“三间。”莱昂试图说得尽量轻描淡写一些。他起身开始收拾桌子,表示他没有兴趣就此话题再谈下去。

“那么你的劳拉能忘记她那些花花草草吗?”莱昂的妈妈问。“在那种不隔音的房间里她肯定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弹吉他了吧……”她毫不仁慈地继续讥讽下去。



恐怖俱乐部

莱昂假装不小心让餐具从手中滑了下去，落在洗碗槽里和早餐用过的杯子碟子碰得叮当作响。还在母亲有所反应之前，他俩都被另一声巨响惊呆了，两人一齐扑到窗口。

“我的天哪！”莱昂惊叫道。

街上停着两辆汽车，一辆横停在马路中央，另一辆一半已冲到了人行道上，两辆车的车身都撞得凹进了一大块。莱昂迅速地跑出屋子，使劲拽开那辆深蓝色宝马的车门。车上的老施威特菲格先生——他一定是住在卡尔巴赫的老城区——幸好没有超过这地区三十公里的限制时速，很茫然地看着莱昂。莱昂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你还行吗？”他问。老施威特菲格先生摇了摇头，然后喃喃道：“啊，还行。”边说边下了车。他不安地朝四周看了看，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儿他才犹犹豫豫地向另一辆汽车走去。

另一辆车里空无一人。

“这是隔壁奥托一家的客货两用车。”莱昂的母亲叫道。她正好从房子里面跑出来。

“那他们度假回来时可要高兴地看到他们停在这里的车子还能值几个废铜烂铁的钱。”施威特菲格先生还是一脸惘然若失的样子。他不断地摇着头，但



恐怖俱乐部

却不说话。慢慢地街坊邻居们在他身边聚集起来了。

“最重要的是您没有受伤。”皮帕尔太太安慰道，她手上牵着一只叫个不停的猎獾犬。胖乎乎的查达太太一再往前挤，后面跟着她已成年的女儿，她比她母亲高半个头，重上几公斤。两人都声称看到了事故的全过程。

“是啊，我从厨房的窗户看到的。”查达太太激动地说。“我正好在给窗台上的花浇水，亲眼看到他毫无道理地突然向左打方向盘。”

“然后他猛踩刹车，就好像有人从他汽车前面跑过似的。”查达太太的女儿更为激动地补充道。她几乎是满带责备的表情盯着这位年老的施威特菲格先生。“当时街上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

莱昂觉得大人们太冷酷无情。很明显，这位老人还惊魂未定。施威特菲格先生突然开口说话了，他的语调让人注意到他内心强烈的激动不安，尽管他不愿显露这一点。

“它是从那里跑出来的，”他说，“从那幢房子。”他指着埃尔伯格家的大门。他的食指一直高举着，人逐渐向着前院走去，穿过黄杨树篱，走过用石板铺成的通向屋子的小径，然后停了下来。花园门是虚掩着的。



恐怖俱乐部

“它从这里冲了出来，”他嘀咕道，“然后冲到了街上，”他转了个身，“直冲到我的车前。”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我只得急刹车！”他几乎是恳切地说道。

莱昂的妈妈怀疑地看着这位施威特菲格先生。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她问道。“一条狗？”

“还是一只猫？”查达太太问。

“肯定是只兔子。”查达小姐插了一句并开始笑了起来。

“相当大，”老施威特菲格先生轻声地说，“它是从那屋里跑出来的。”他又指了指埃尔伯格家的房子。莱昂多少感到有些抱歉，为什么大家不能相信他呢？莱昂挨着施威特菲格先生靠在黄杨树篱上。他母亲常常就不相信他。有一次他试着向她解释一个打碎的杯子，这杯子是靠窗放在他书桌上的，突然一阵风吹开了窗子，把杯子扫到了地上。可她妈妈一个字都不愿相信。她当时嘲笑他的态度就像现在邻居们嘲笑施威特菲格先生一样。

莱昂和他打了个招呼，向他介绍起埃尔伯格一家，他们今天早上正好全搬走，他们从不养小动物，现在这房子是空的。

“全搬走了，彻底搬空了。什么人也没留下，什么东西也没留下。”他说。尽管他原本是希望借这些话

